



绿荫

朱春雨

绿 荫

朱 春 雨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绿 荫

朱 春 雨 著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1\frac{3}{4}$ ·字数248,000

1982年10月第1版·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67,000

书号10137·55 定价0.95元

内 容 提 要

本集收入了作者近年创作的三部反映部队生活的中篇小说。《绿荫》写的是国防科研战线上三个女青年军人，在事业、友谊、爱情上的不同追求和际遇；《深深的井》续写了科研战线上不同阅历的军人在成功或失败时，心灵深处所展开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搏斗；《听那创造的声音》描绘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个军马场不同的人的不同创造和命运。这三部中篇都形象地塑造了几个当代军人的形象，揭示了他们心灵中高尚的道德和美好的情操。

小说的语言流畅隽永，读来颇有情趣。

责任编辑：刘成华

封面设计：王怀庆

目 次

绿荫

——道德见闻录	1
---------------	---

深深的井

——《绿荫》续貂篇	159
-----------------	-----

听那创造的声音	239
---------------	-----

绿 荫

——道德见闻录

荡去世俗的迷雾吧，

让你的太阳闪光！

——本故事主人公的诗

书 头

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

吃过扛枪饭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战士服役期满要复员；干部到了一定年岁要转业。于是，战士换为新的；干部也换为新的；等到新的又变为老的，又要复员，又要转业。如此不已。而军营却不会因此发生什么重大变化。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形。

18号甲这个单位就例外。好些年里，人员变化不大。

18号甲，听起来象是一个军事邮政信箱的番号，其实，它的涵意远远不止于此。它的本部座落在两座秃石山对峙的峡谷里。其中一座石山上有一道小小的瀑布，终年飞流直泻，不冻

不枯，从那褐色的花岗岩间流下，在那疏朗的绿荫里淙淙絮语，别有一番意趣。另一座石山上，则有一座建筑特殊的古庙，庙堂大殿一半在凿开的石洞里，一半悬空凌云；岔脊端上的仙人和仙人之后的一行小吻兽——龙、凤、狮子、天马、狻猊、獬豸……都象在云朵里奔跑，在丛生着荒草的石壁上镌有“威灵寺”三个大字。可惜这座古庙地处僻境，很难成为旅游胜地，因此，被18号甲用围墙圈在本部大院子里了。这大院子里还有两个毗邻的小院子，分别为第一、第二研究室所在地。一条林荫甬道从小院子前边通过，通往植物苗圃和小动物养育室，再往峡谷深处，是高压变电所。林荫甬道另一端延伸到一条柏油公路上，公路穿过水泥板栅栏院墙，经过一个小型飞机场，由机场前行，普通轿车走半小时光景的地方，有铁蒺藜和堑壕，并且设有警戒线。如果想进入18号甲本部，从这里就要交验特准的通行证件。

18号甲，除了这个本部，还有距此一千八百公里的一处发射场和距此两千一百公里的一处靶场。发射场在古木参天老林深处，靶场却在目前还无法改造为盆土的大沙漠中。

18号甲，是导弹部队的一个研究所。研究的当然是有关核武器的科学。人们把18号甲称为试验平衡世界的砝码效能的地方。

平衡世界的砝码……

从毕达哥拉斯、托勒密、亚里斯多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直到爱因斯坦，用智慧在岁月的大漠上拓荒，用汗水冲洗遮掩宇宙的迷雾，用生命拭去埋没真理的尘埃，他们心血凝成的果实，在18号甲这种地方，却成了武器——可以毁灭生命的

工具，这是他们的初衷所料不及的。难怪爱因斯坦得知1945年广岛、长崎惨讯时，竟那样吃惊，他无法表达自己的复杂心情，连声吐着一个字音：“唉，唉，唉……”为了对抗法西斯德国，他曾希望罗斯福快些制造原子弹。然而，广岛、长崎的死亡让他看见了可怕的未来。他预感到不久会有许多国家掌握核武器，但他却不能从可怕中看见必要和希望，正如许多人还不能领会他的 $E = mc^2$ 一样，他认识不到这是一种平衡。为了这样的平衡，有那么一些人，要把青春溶进逐日榨出的脑汁里；把性命拴到死神的裙裾上；把理想置于核变的万度光焰里……离开了这些，对于他们，没有再值得宝贵的东西吗？对于他们，即使是爱，也和普朗克的设想、玻尔的结构模型、薛定谔的波动力学或者海森堡的矩阵力学纠缠在一起。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我从来不把舒适和安逸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理论，我叫它猪栏的理想。”

可怜爱因斯坦，他骂只管骂了，那猪栏的理想仍在世上左右一些人的生旅途上的马缰。然而，在这些人的马蹄声处，还有另外一些人，象春蚕吐丝一样，用心灵的浆汁染出生活的锦绣。不过，这也并非是作者要讲这故事的缘起，至于为什么，三言两语难以说清。

这故事就发生在18号甲。故事开始于1964年？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过了两年才有了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部队的18号甲，是在风雨如晦的十年岁月前夕建立的，那么，就从那个时候说起吧！

三 枝 花 儿

大凡军营，都是男的多女的少，18号甲显得最突出。偌大一个师级编制，女的只有三员，按百分比算，几乎趋近于零。这真好比蓬茸丛生的绿叶中绽放出三朵花儿，特别引人注目，有意无意，都会招来许多品评的言语。

在忙得焦头烂额之后的暂短休息时，在加速器加了钢棒停止了运转时，盖革计数器不再工作、仪表的指针在颤抖中平静下来时……18号甲从忘我的境界中解脱出来，头一个惹人谈论的话题，便是欧阳美怡的裙子。千万不要因此误会谈论者狂妄或者被谈论者轻浮。完全不是的。况且休息日不穿军服穿便装，并不违反军人的风纪守则；再说，欧阳美怡的裙子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人们的议论也毫无恶意，都因为那裙子原是丑姑娘沈巧穿破了的。沈巧拙于针线，丢在一边。这是三朵花中最小的一朵——黄金桃修理了一番，用漂白布在浅蓝裙子的破洞处补了个水仙图案，于是，那破裙子在她手指下不仅变成了好裙子，反增了几分美感。奈何她身矮体单，穿起来象斗篷系到了腰上，看去那么滑稽；她又是个寡言怕羞的秉性，便把裙子悄悄地放回原主人的床头。沈巧或许因为从小丧父母，脾气乖张得很，抄起裙子丢到当地：“我可不愿别人调着法儿羞我丑！金桃，你明明知道我不配穿这样扎花绣朵的衣裳……”她过分自贬，弄得黄金桃抹眼泪，沈巧反而乐了，又象个大姐似的去哄着她。而欧阳美怡，则在破涕为笑的声音里，落得一条裙子穿。呀！看去，那裙子就象本该是欧阳美怡的，她穿起来那

么熨贴、适称、和谐、优雅，她不管穿起什么样的衣服，军装也好，便服也好，乃至这条裙子，看上去都那么端庄得体，雍容自然。加上她举止文静而不矫揉造作，谈吐大方而不矜持落俗，显得有见识，有教养，有风度。又兼长相在三个姑娘中确实数她出挑，她便很让18号甲的光棍汉们上心。这些光棍汉，也都是傍近三十岁的人了。欧阳美怡呢，越是有了追求者，越是把眼睛往天上翻，对于来自光棍汉的那种渴慕而仰视的目光，她从不直接去承受，但她知道，那种目光犹如五光十色的羽毛，把她扮饰得更华彩迷人了。欧阳美怡从小就开始克制着由于长得漂亮引起的复杂情绪，她回避各种各样不正常的眼神儿：阿谀的、欣赏的、诱惑的，甚至还有猥亵的……可是18号甲本部院里的唐天虚的一双眼睛，她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不是一双动人的眼睛，遮在五百度近视镜片后面的，是两池水波不兴的智慧的深潭，那么静滞古板，看不见热烈的光彩，潜藏的是另外一些东西。究竟是些什么，欧阳美怡一时也琢磨不透，她象猜着一个深奥的谜语，常常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在奇形怪状的仪器间默默移动的身影。偶尔，唐天虚看见了她在注意自己，他居然也心跳起来。可见，水波不兴的深潭也有浪涛翻腾的时候，唐天虚一反见了女同志就羞怯的常态，却常常在欧阳美怡面前发怔。这隐秘很快便被人察觉，自然引起一些玩笑话。没多久，这些话也灌进他们本人的耳朵里。欧阳美怡听了，淡淡地一笑，低头思忖起来；唐天虚听了，黄脸皮儿红成猪肝色。可他又不肯发火，因为这些言语多少触到了他感情的门环，他时不时兀自发呆，暗暗责备自己怎么在这种事情上分心？他是个具有内省能力的人，意志能左右欲念，仍然专一地埋头

于第二研究室 AR 综合使用程序的研究项目。谁也不会相信，三十岁便象呆老夫子似的唐天虚内心会萌动一颗不寻常的种子；谁也不会相信，欧阳美怡能有意于唐天虚。

不记得是哪个休息日，朝霞还没消失它的瑰丽色彩，欧阳美怡换上了那条有水仙花图案的旧裙子，要从第二研究室小院门口经过，去她负责的放射线病理研究室去拍小动物试验的照片。她从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这里，已经发表过三篇关于原子病理的文章了，她这是在准备第四篇文章的插图。谁知她竟在第二研究室小院门前打住了脚，向院子里张望。她的眼睛象伸出了无形的钩子，转瞬间，便把唐天虚细高瘦弱一张弓似的身影钩到门外，以致见到这情景的人都不能不为之惊讶：真是鬼使神差！

哟！第二研究室小院里发出了响声，一盆嫁接着变种橘黄色仙人球的软针仙人掌，从二楼阳台上摔下来。阳台上站着18号甲的丑姑娘、老姑娘沈巧。她看着门口，爽声笑了，笑得唐天虚心慌意乱。欧阳美怡依然落落大方：“今天是星期天，请你帮个忙。你想象得到，给我那些小动物拍一张照片，是多么不容易……”

“哦？这……”唐天虚为难了，他自己还有事情要做。他整天忙得晕头转向，假如不是欧阳美怡今天穿了裙子，他全然不知今天是星期天。

欧阳美怡也不强人所难：“如果你实在没空儿……我真想陪你休息一下。你连续在《学术通报》上发的论文，原来是这样费心熬油写出来的？”

“那是，那是。这么说，你读过我最近那篇文章？就是那

篇关于 AR 综合使用程序的？”唐天虚立刻活跃起来。

欧阳美怡淡淡一笑：“我们这儿不是曼哈顿工程区①里的洛斯——阿拉莫斯、汉福特或橡树岭，见不到天才的费米，也不会再出第二个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目前还没有青云直上的奥本海默式的人物……但是唐天虚和顾雨时这两位才子，在18号甲还是拔尖的。你们的文章，我们一般研究人员怎敢怠慢？不读，被老所长查出来，要受批评的呀！”

唐天虚一怔：他没想到老所长罗朴同志是这样重视他的工作，但是，把他的名字和顾雨时并列在一起，他实在不受用。

欧阳美怡也顿时发觉自己失言了。顾雨时与唐天虚，因为 AR 综合使用程序的不同研究观点，面对面不知吵翻了多少回，闹得隔阂很大。

“实在对不起……”欧阳美怡不知如何是好。

唐天虚也窘得无从回答。

倒是好心的沈巧这时来到他们跟前，嘴往第一研究室那边努努，直率地说：“没见那边有一双妒眼吗？”接着，狡黠地微笑着。

唐天虚和欧阳美怡转头一看，第一研究室小院门口，站着顾雨时，他正陪所长罗朴同志聊天，似乎无暇顾及到二室这边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觉得轻松。唐天虚的眉头立刻皱起来。

“你可真是爱操心的傻大姐！”欧阳美怡这戏谑话，含着对沈巧的亲昵，“你象只多嘴的乌鸦。”

① 曼哈顿工程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科研与制造机构。分洛斯——阿拉莫斯、汉福特和橡树岭三个秘密城。

沈巧把胳膊肘儿拢到胸前，淡淡的眉毛往高处挑了挑，额头的皱纹蹙结起来，两只离得很远的小眼睛闪着诚朴的、毫无掩饰的光芒。假如把眼神儿称作心灵的流水，那么，见多识广的欧阳美怡眼睛里有一条奔泻不羁的大河，汇集着洁净的和污秽的流水，汹涌的波涛可以吞没冒昧下水的人；而沈巧的眼里只有一眼山泉，那是纯洁透明的，带着一股爽气，从心灵里流出来了，一路喧哗，唱着坦率的歌。

“怎么，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哈哈，美怡，说实话，你与老唐不怎么般配。你和顾雨时谈谈恋爱还差不多。哈哈！”沈巧无拘无束地笑着，说着，“恕我直言！”

足有两分钟光景，第二研究室小院门前，只有沈巧的笑声；一群山雀被笑声惊起，掠过峡谷上空狭长的空间，飞向威灵寺。

“沈大姐，你真是——”半天，欧阳美怡才迸出一句话来，说完，朝着动物养育场方向扭身就走。

“欧阳同志！欧阳同志！”唐天虚喊了两声，见欧阳美怡头也没回，便转过身来，梗起细长脖颈，怒视着沈巧。

沈巧眯起眼睛来，抿着薄嘴唇儿，骄矜地斜扬着头。

“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唐天虚很不悦。

“哼——”沈巧又是一声轻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兵的也不想到庙上出家当和尚、当尼姑。如果你真想谈恋爱，我看欧阳美怡这位凌波仙子对你不一定合适……”

唐天虚忿忿然瞪着眼睛。

沈巧指着在林荫甬道上远去了的欧阳美怡；欧阳美怡浅蓝裙子上那朵白水仙在绿荫和斑驳的阳光里，是那么显眼。

“沈大姐——”不远处传来一句甜丝丝的声音，“你还是管管你自己的事吧，少说几句伤人的话。”

“哟，这个小妹妹也恼我了。”沈巧顺着声音，在山溪跟前的马兰草丛里找见了一个娇小的身影，下颏一仰，说道：“这个人对你也比欧阳合适。”

“嗤——”唐天虚此时此刻真是有点厌恶沈巧了。是啊，沈巧还是少管别人的闲事吧！唐天虚对马兰草丛里传来的那甜甜的声音充满了好感。他扶扶近视眼镜看去，看见了植物苗圃的管理员黄金桃，正挑着一对老大的箩筐走来，裤脚挽得高高的，光着两只脚片儿，竹扁担在肩上咯吱咯吱响，一走身子一颤，真难想得，这么单薄矮小的人，能担得起这么重的分量：整整两大箩筐蔷薇花的枝条。她把 这些花枝从苗圃里剪来，要压植到18号甲本部的每一条路边。让鲜花打扮我们的道路吧！这个专攻园艺的中专毕业生，是一个多情的湘女，因为有了她，18号甲本部院子里，一年四季都闻得到花香。

“……你应该寻一个能为你所从事的事业做出牺牲的人做妻子。你看她，”沈巧指指黄金桃，喃喃地说，“为了用绿荫和花朵去给别人装点生活，这个含羞草一样的小姑娘总是这样默默工作，好象她生到世上，就是为了别人……怎么，你以为这样的人不理解你的量子力学？当然，你不会把这样的人放在心上的。”

“你呀——”唐天虚烦躁地甩手进了第二研究室的小院门。

唐天虚在院心停了一下脚，回了一回头。原来，他脚下出现了沈巧从二楼阳台摔下来的那盆仙人掌；那仙人掌在晒得滚

烫的水泥地面上依然生意盎然，满身棘刺支棱着。他真奇怪：沈巧为什么独独喜欢这种生命力强悍的肉茎植物，既无芳香，又不华美，开的花也单调得象一支箭簇似的，有什么值得欣赏？有道是兴趣也反映着人的心理和感情，沈巧这人，倒多少有点象仙人掌。父母早亡，使她过早地接触了人生；抚养她长大的舅父舅妈，又都是耿直忠厚脾气火爆的工人。她不象那种花枝招展的姑娘，从小有人宠爱，长大了有人追求，她是和男孩那样望风撒野地在河滩上摸鱼、到山顶上逮鸟度过童年的。她没受过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育，也没有过卿卿我我的熏陶。生相平庸（虽说也还看得过去）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固然是一种悲哀，同时又是一个难得的长处：她不会被千奇百怪的媚眼耗去金乎一般的青春。优异的成绩象条闪光的金线，贯穿在沈巧的小学、中学、大学和留学苏联的漫长时日里。她穿上了军装，军人的天职很自然地渗进了她的单纯而诚朴的灵魂。她懂得命令和服从，也懂得忠诚和牺牲，但她仍然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私生活。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姑娘，又在兵营里，就是长相差那么一点儿，居然没个相上她的人，可见她这个人实在是太缺少这方面的“魅力”了。这若是在别人，早就火烧房子似地着了慌，而她，倒象没事儿似的。这还不说，谈起来，竟大言出口：“没有我看得中意的，哼，我才不迁就呢！”听这话的人，心里只好暗暗嘀咕：“呀呀呀，人家不挑剔你，就算是你的幸运，你还先提出苛刻条件来了。啧啧啧，真是一个奇人！”

沈巧说的又确是实话。

“没有对心的，我就当一辈子女光棍儿！有什么不行？什

么孤独呀，寂寞呀，笑话！一个人无牵无挂，多么清静！我有我的追求，我有我的爱好，我有我的做不完的工作。荡除那些世俗的迷雾吧，看啊，我的太阳在蓝天里闪光！有了它，就有了光明。有了光明，再有泥土和水，我就生活得朝气蓬勃，就象仙人掌一样，我并没有更多的奢求。怎么，你们不信吗？那请拭目以待。”她心里有什么念头都会随时说出来，这又是她不同于别人的地方。

欧阳美怡、黄金桃、沈巧——18号甲的三枝花儿，都将怎样开放，现在谁也是不好断言的。

唐天虚也说不清自己是否真的爱上了欧阳美怡。一个短暂的夏天消失了，那带有水仙花图案的裙子自然不见了，欧阳美怡也很少出现在第二研究室的门口。唐天虚在 AR 综合使用程序试验设计的间隙中，时而有怅然若失的感觉。这感觉是隐秘的、须臾即逝的，短得只有十分之一秒或者百分之一秒那样迅疾。尽管如此，也逃不过沈巧的眼睛。再心粗的女人，也能把她瞩目的男人的心底看穿。沈巧拿着核查出来的一处运算错误，走到唐天虚面前：“唐天虚同志，你似乎不应该忘记，这里有一个 $e^{\textcircled{1}}$ 系数的。”

唐天虚接过计算草稿，把眼镜往鼻梁高处推了推，固执地说：“你是知道我不同意在这个地方加 e 系数的。”

一提 e 系数，唐天虚就着恼。因为这个系数，唐天虚在《学术通报》上被一室的顾雨时指控为不搞自力更生的人。而老

^① e ：希腊字母 E 的小写，读音为艾拔西龙。

所长罗朴对这种指控态度很不明朗。所以，在 ϵ 系数上，沈巧不好再多说话了。

“即使取消 ϵ 系数，小数点后第六位也不正确。”沈巧说。

“哦，这——”唐天虚愕然。

沈巧指着计算机的荧光显示盘：“你自己看吧！”

唐天虚伸手按动了冲洗数字的按键，重新运算一番，果然是错了。他说：“运算错误谁都会有。我绝不是想原谅自己，再说，计算机有时也可能出现故障。你作为助手，本来就有修正错误的责任。”

“可惜我这个助手，无法排除你心灵上的故障。”沈巧狡黠地眨了眨她那双已经缀有浅浅的鱼尾纹的眼睛。

“你这是什么意思？”唐天虚连续敲击着计算机上的开方键，荧光屏上的数字在缩小，缩小……

“否认是没有意义的。”沈巧说话总是尖刻得叫人受不了，“因为否认不能医治凌波仙子给你造成的情感栓塞症。”

两个人很不友善地对视了半天。

唐天虚压着火儿说：“沈巧同志，你最好能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工作上，那会有助于你出成就。而我，也不需要你这么提醒。”

“感谢你的警告。只是我并没有损人的念头，也没在利己上花心思。有了看法，我还是要说。”噗地一声，沈巧把一本两个月合刊的《学术通报》丢到了唐天虚面前。

《学术通报》的目录是印在封皮上的，头题便是沈巧的文章：《 ϵ 系数在 AR 综合使用程序研究中不可忽视》。

唐天虚怔住了，一霎时，两只近视眼呆瞪着。不是因为沈